



本土文本

箍桶陈

(小说)

□倪正平

从规模上看,蜷伏于江海平原一隅的陈阁庄是个平平常常的小村落,全庄三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方圆不足二里路,然它的名气与其规模完全不匹配。在东洲县,陈阁庄是神一般的存在,素有“东洲人可以不知有茅镇(东洲县府所在地),不能不晓陈阁庄”的说法。有此名气,全赖庄上盛产手艺人,有顺口溜为证:陈阁庄上有“三宝”,箍桶、竹匠、垒行灶。为数众多的手艺人,在整个东洲县域走村串户揽生意,早将陈阁庄的名号传遍千家万户,影响甚至波及邻近的启西县、通达县。

三个行当里,名声最响的是箍桶匠。现今在陈阁庄,靠做箍桶生意讨生活的就有十三人,其中数陈阿四最为出色。不只是箍桶行当,庄里所有手艺人中,他陈阿四也最为知名,人称箍桶陈。把行当与姓氏联在一起称呼,陈阿四是独一份,其他人皆无这种待遇,这是对他祖辈影响力和本人技术的最高认可。他家祖传箍桶手艺,到他这辈已是第五代。据传,他祖父曾为清朝慈禧老佛爷打过一对雕龙木浴盆,长八尺,阔四尺,均高二尺二,一头高一头低,呈船状。木浴盆打成后,县太爷请来最好的漆匠师傅将之漆成朱红,撒上金粉,敲锣打鼓送到京城。至于老佛爷是否使用过这对雕龙木浴盆,或者说老佛爷用过之后是否有过评价,不得而知。有传言他老陈家藏了一份京城造办处发出的皇室专用器物进贡证书,只是庄上从未有人见识过,于是渐渐就有了相信和不信两派:相信派说,当初若瞎编个皇室认证,属重罪,陈家人不敢,所以定是不假;不信派说,若有,那绝对光宗耀祖,恐早就拿出来炫耀了,为何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经常有人就此求证陈家,陈家人回应统一,且有点玄:“你说有就有,你说无就无”,以至争论了五十多年,仍是一笔糊涂账。

箍桶手艺传到陈阿四手上时,家族里昔日的荣光已淡了许多。然祖传的精湛技艺却一点儿也没褪色。在陈阁庄,箍桶匠们所用的木料、工具,遵循的工序都一样,独他陈阿四做的总比别人高级一档,缝直、箍紧、面光,最重要的是木桶的密闭性更出色。一般箍桶匠做好后要把木桶先放水里浸上半个时

楼群之间最后一角暖黄消失后,一些声响渐渐趋向了安静,装修的钻头声明显开始变得单薄,远处偶然钢管“哐当”落地之声也觉渺茫,分贝被黄昏的到来渐次稀释。几声鸟鸣短暂划过,待得寻觅它们的踪迹,却倏忽消失。

晚樱携落英与花影向着夜色坠去,把弯弯曲曲的小路撒成了花径,仿佛为一场盛大的喜宴铺垫浪漫。几棵鸡爪槭,壁纸一般搁在窗外,羽毛状的新叶渐渐舒展,像是恰好醒来,叶色明亮,像被洗净过,湿漉漉的,又如绿色的云,在晚风的吹拂下轻轻曼舞。“庭树撼以洒落兮”的句子,应是它秋天时候另一段芳华了。

西天的橙黄、紫红、蔷薇色,在深赭、淡青之间转换,一会儿又溶成

来到杭州,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看到了西湖从阴天走向晴天的迷人神韵。

中午时分,西湖尚且笼罩在朦胧的云雾里,就像将醒的美人,浅灰色的裙摆遥遥地随风摆动。毫不掩饰的绰约风姿,立刻攫取了我的心神。我就像一颗石子,像一片叶子,像一翎羽毛,被镶嵌进了水墨丹青的画卷里。

层层叠叠的群山矗立在天际,湖面朦胧的雾气,晕染着它们深深浅浅的绿色。蓦然间,我觉得,从盘古开天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守卫在这里,从此,绝美的风情停滞在此岸。细细密密的水波,缠绵交织着向前推进,有时候,水浪开始猛烈地撞击岸边的岩石,发出哗哗的巨响,这是远山的召唤,给予了柔美

展,涨涨板板,再放水方不漏。他陈阿四箍的桶、盆、勺,不需先浸水,直接盛满,不会漏一滴。他多次声音,他的工序中没有浸水涨板这一说,若有一次漏水,立即退出江湖,不再做这行当。有此绝活,有此豪言,自然牌子就硬,他为雇主箍桶箍盆,收费往往高出一成,仍应接不暇。为此,庄里其他箍桶匠常在他作业时前去观摩,想偷点价钿(当地方言:意为偷学技术)。他不赶人,也不回避,大方展示,只是到最后扣底板时会回屋里独自完成。于是,庄上人猜测,他箍桶不需先浸水涨板的秘密就在最后一道工序里,至于究竟怎么做的,旁人始终不得而知。

二

这年秋分过后,从容城来了一队日本兵,有二十多人,驻扎在茅镇镇公所里,日本人还把镇上原国民党警察局人员收编成了皇协军。东洲县自此沦为日控区。

陈阁庄距县城较远,日本人的手一时还伸不到这里,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庄上手艺人大都减少了外出揽活的频率,即使出去也是晚出早归,且远远地绕开茅镇。箍桶老大陈阿四更是藏起了工具桶,闭门不出,唯恐染了晦气。

正应了那句话,越怕鬼来,越是鬼缠身。日本人进驻茅镇后的第二天,一位五十开外、身材矮胖、戴着礼帽、身着亮闪闪绸缎衣裳的男人敲开了陈阿四的门。陈阿四认得,来人是附近铲刀乡的大地主,姓季,因家中常备八围米,人称季八围。季八围常说的一句话是“老鼠也要囤三年宿粮”。陈阿四曾在他府上打过几副木作米囤,只是他不知道,这姓季的刚被日本人任命为东洲县维持会会长。

陈阿四把季八围请进屋,问:“季老爷怎么有空到我这小地方来?”

季八围拱手作了个揖:“阿四老弟,在下现在在日本人那里谋了个差使,也没什么,就是替日本人传个话,跑跑腿,为乡亲们做点事。现在有个活要叫你做。”他从袋兜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陈阿四。

陈阿四接过去一看,是张草图,画了个桶状物,上面标高一米五,直径一米有余,直上直下。他箍过各种用具,没见过这等器状的,便问:“做什么用的?”

了灰色。

出去时,正好接到邮递员的电话,他告诉我报纸样刊已经放在了门卫。想起那些年少的春天,邮递员骑着墨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经过田野深处的小路,我隔河远望,期待着信伴翻山越岭而来,惆怅和兴奋因为那些退稿和发表贯穿了一个少年的春愁。我的梦想曾是长大后做个邮递员,车上挂着邮袋走街串巷或在四季的乡野奔波。慢而有绿色的诗意,不是现在快递的样子,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人到中年,有些事纷呈而来,有时还要学会波澜不惊。棋子闲敲,“闲上山来看野水”都需要心境况味。古人诗句里那么多的“闲”字,其实都是忙碌之间切换提炼后的心得。春夜,一切静下

的西湖,勃勃的生气和坚硬的灵魂。这一静一动的呼应,静如水灵,动如风鸣。

游人熙熙攘攘,又慌不忙。一处碎石铺就的圆形小道上,十几只鸽子咕咕地扑腾着翅膀,孩子们围在鸽子堆里,手上的玉米粒像雪花一样撒在地上,顷刻之间,鸽子们争抢一空。树上的松鼠露出了毛茸茸的小脑袋,棕色的尾巴在树叶之间游动。对于美食的诱惑,它们怯生生地伸出小爪子,偶然的前进,一定伴随着猛烈的后撤,它们还不太习惯人类夸张的大笑。“下来呀!下来呀!”人们仰着头,无数个手机镜头,早已堵住了松鼠的行动路线。就像红毯边的长焦镜头,一旦女明星的裙摆开始扫动,噼里啪啦的快门声就开始高速运转。

季八围笑道:“这是日本人洗澡用的木桶,他们在日本的家里都用这玩意儿洗澡,现在来到这里,说要体验体验家的感觉,我就想到了你。日本人要做两只,成型了上遍清漆。他们要求挺高,你拿出全身本事来,工钱不会少给。”

陈阿四为难道:“这么大的我没做过,器状也复杂,万一出个疵漏……这活我担不下来,你还是找别人去做吧!”说完,他把草图还给季八围。

季八围把脸一沉:“谁不知道你陈阿四的本事,你若不行,谁还能接?！实话跟你说,我可是在日本人面前夸了海口的。对你来说,这事做好了,日本人一高兴,后面还不是一路顺畅;若不成,日后有什么麻烦了,我可罩不住你!”

陈阿四沉思良久,长叹一声,收下草图:“那我尽力,一礼拜后来取货。”

自此,陈阿四家里像开了作坊,大量的木料,以及锯、斧、刨、牵钻等工具摊了一地,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许多庄上人来围观,有人戏道:到底是陈老大,接了个大活!陈阿四黑着脸吼一声:“有什么好看的,都走开!”庄里人不知缘故,皆一脸困惑:都好好的,这是咋了!

这里不表陈阿四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把一块块木板制成同样尺寸同样弧度的弯板,在板侧打孔,用竹钉铆住,逐一拼接,再拍上正圆状底板,最后用三道铁箍箍紧,使器物成型。单说一礼拜后,季八围坐着牛板车如期来到陈阿四的屋前,还带了俩随从。

季八围迈过陈家门槛,只见两庞然大物立于屋中央,几乎把屋子填满,杉木板的桶身被推创一新,又刷了层清漆,鲜亮无比;三道铁箍像三根麻绳,把桶体紧紧抱住。屋里散发着清漆轻微的刺鼻味和板材发出的清香味。

季八围把手一挥,俩随从从利索地把巨型木桶抬起,逐一搬运到外面的牛板车上。季八围把几块银圆放到陈阿四手里,朝他点点头,转身坐上牛板车朝城里驶去。整个交接过程,两人几无语言交流。

三

庄里人对陈阿四与日本人的交易全然不知,在他们眼里,这只是桩普通的箍桶生意而已。然而,第二天发

来以后,仿佛也是浮生偷得。

春光忽向晚。繁花斗艳的场面过后,生命打开了另一个序章。青绿的用色上多了沉稳和内敛,草木丰茂,更显葱郁华滋,是石青、石绿的渲染,花青、汁绿、赭石加点得到好处。人世间诸事如是,顺其自然,起承转合顺势而为最妙,太过用力,就会吃力。

晚风带着一丝丝清凉,白天工人刚刚割过的清浅草坪上散发出青汁自然的气息。杨梅树高大、枝繁叶密,轻轻拨开它的枝叶看看有没有果实,摇动的簌簌声伴着散步人群的絮语,像是侗族的少年吹出的木叶声,低缓又圆润。

偶尔有猫从草丛里钻出,“悉索”一声,没了踪影。楼上人家煮饭调羹的声

生的变故,彻底改变了陈阁庄的箍桶江湖格局。

让庄里人感觉到此桩生意的严重性是第二天一早,季八围又来到陈阁庄,身后跟着的不是随从,而是两位持枪的日本兵。

日本兵的到来让陈阁庄陷入恐慌,大人们纷纷赶羊进栅,牵狗进窝,把孩子关进屋里,然后紧闭大门,大气不敢喘。那三人倒也没什么多余动作,把牛车停在庄口,直奔陈阿四家。

陈阿四家的大门敞开着,人端坐于门口,像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季八围让俩日本兵站在院子里,自己走到门口。他和陈阿四四目相视了好一会,才叹口气说:“阿四老弟,你不争气呀!”

陈阿四面无表情:“咋了?”

“都说你陈家箍桶技术皇室认证,请你做就是进了保险箱,咋会出此差错!”

陈阿四依旧面无表情:“咋了?”

“漏了!漏了!!”季八围提高了音量:“两只桶都漏水,而且还不止一处。日本人发怒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陈阿四仰天长叹:“天意啊!我陈家五代箍桶,靠技术横走江湖,想不到,一世英名竟毁于你手!”

季八围鄙夷地斜看了眼陈阿四:“喂,别搞错了!我在给你生意做,是你自己弄砸的!你还委屈了!”

陈阿四眼里闪过一丝凄凉,随即语气坚定地说:“罢,罢,我陈阿四一口吐沫一个钉,立过的誓言不会作废,从此退出江湖,这行当不干了!”他转头对季八围说:“是我技艺不精,让你失望了。现在我不再是箍桶匠,你另找他人去修一下,干脆另叫人打两只。工钱全部退还于你。”

季八围冷笑一声:“这可由不得你!你退不退出江湖我不管,但这桩生意还没完!”

“我要是不肯呢?”

季八围把脸凑到陈阿四跟前,贴着他的耳朵轻声说:“你说我把两个皇军带来干吗?”

场面僵持了好一会儿,陈阿四才默默地把箍桶工具收拾进工具箱,背在背上,跟着季八围和两个日本兵,坐上了停在庄口的牛板车。(上)

音,平添了几分烟火气。想了好几首晚春的宋词,春愁哀怨的居多,屠格涅夫那首《春天的黄昏》倒觉得切合意境。

……

懒散的和风在白杨的树叶中间用被束缚住了的翅膀在扇动。高高的树林哑然无声,丝毫不动,绿色的黑暗的森林静默不响。一片失眠的树叶在沙沙作响。星啊,美丽的爱情的金星啊,在落霞时的火焰里闪闪发光,心里是多么轻快而又圣洁,轻快得就像是在童年时代一样。

被那“一片失眠的树叶”和“童年时代”的句子俘获,仿佛为晚春旖旎的夜又着了色。

高大的垂柳之下,一座路牌从低矮的灌木丛中伸出了头,这便是“清波桥河下”。阳光照耀下,雷锋塔的金光折射在树叶的空隙之间,迷离、梦幻而清冽的空气在耳边轻轻刮动。不远处,一座拱桥,在山间的树林里,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度,隐隐约约可见桥上穿行的车流,桥下的水面,碎金割出了一道道缝隙,缓缓沉浮、绵延着。阳光安详又热烈地拂照万物众生,沿着苏堤,游人走进了曲院风荷,走出了北山街,悄然融入繁华的杭州城。

西湖的美,是山色空蒙,是水光潋滟,它是一种整体的美,全部感官的美,让人忘乎所以的美,它超脱了任何美丽的事物,它就是美本身,是观念美在人间显形和化身。



很大的野风将我弹奏

(组诗)

□刘亚武

◎天籁

穿过峡谷,就是穿过隐世的鸟鸣
黄鹂覆盖了山鸡低语
红嘴雀叫声响亮,几欲劈开流水
幸有杜鹃,一长一短地打板
让一曲交响没有失序
溪水依旧流,安静的野花与青

冈栎

接受不了这样的分贝
泥泞小径上,都是落叶缤纷
我还要越过山石,去往山顶
在山顶上等风来,要很大的野风
将我弹奏

◎春分

群山旋转,荒废的事物
正从山路上返回
椽果镶嵌着树冠的空无
沿着寂静的街道行走
截断的毛竹堆满路边
河流潜行,真正的歌声
在夜深才能听到
仿佛一场雨可以让小孩的
奔跑,一下就消失了
白发人隔着窗纱细细打量
街面弥散着枯叶的气息
当我们走出村口,玉兰花鲜艳
空气中传来椽果金黄的炸裂

◎湖水总在晃动

夕光中,增氧机的水雾
在水面翻滚
小小彩虹被制造出来
斜倚着四月槐花
他代替散步的情侣看见了
湖水总在晃动
随手折枝不知要交给谁
公园门口有个好姑娘
他买了白菱,带着一起回家
湖水总在晃动
他还要等待,清澈的水底
一些红菱正在生长

◎寂静如此完整

灯火阑珊,青草在黑暗中
茂盛了一些
光滑的骨朵已撤回到春天的

诗意之春

(组诗)

□陆汉洲

◎春风

好像一只无形的巨手
将一个寒冷的冬季
拽走了
拽得很远
很远,梦一样的
又把一个和暖的季节
捧到了我面前

拥入春天的怀抱

我仿佛变得年轻
许多,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又找回了青春岁月
当年的感觉
对着手机上下载的镜子
看看步入春天的模样
满腔荡漾着这一个季节
赐给的精气神

◎春雨

不再躲在远方的云朵里
不管不顾人与自然的渴盼
春风吹拂
仿佛是一种提醒
当你张开梦一样的翅膀
飞向大地
与大地接吻
大地曾经生硬了一冬的心
一下子变得酥软柔嫩

如约而至,重返春天

那是一抹喜极而泣的泪水
那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精灵
或许,你也有你的渴盼和寄托
泥土因了你而酣畅滋润
沟河因了你而活泛灵动
草木因了你而生机勃勃
故乡的春天
因了你而被嵌入了一个
烟雨迷蒙的诗意梦境

◎春阳

仿佛一位待嫁姑娘的脸庞
羞涩嫣红
刚刚送走了一个漫长的寒冬
便赶来春天的班车
以N倍的光速
给大地万物奉献一轮暖阳
抚慰冬日里曾经留下的伤痛
唯恐
怠慢了人们的殷殷期待
步履匆匆

你的温柔性格虽没有夏日热烈

花地

只有水鸟的叫声
抖动着,从河谷升起

那种抖动,好像等了许多年
那时我在崇明的江边
海风还没有吹动,水流平缓
抚慰着落潮的沙洲

这完整的寂静,仿佛就是等待着
一声打破。你发来的图片
广玉兰如香雪般落下,这无声
的战栗
直到今夜我才听见

◎樱花的盛开与乌鸦无关

这些黑鸟,一夜之间
从斯蒂文斯的文字
逃离出来,闯入我的生活

与乌鸦不同,那金黄的喙
发出的清音,自上个秋天绵延
此刻,满园樱花开了

这绚烂,也只是悬停在
虚空中,随风而落,而它们
不断往返于香樟树

和草地之间,始终与我们
没有一树树樱花
保持着,谦卑的距离

◎一生中的某些时刻

梅花凋谢很久了,让人忘记
那里还有几棵梅树
石榴与乌桕,尚未走出枝条空无
与灰暗的岁月
垂丝海棠的绚烂,被一处废楼
遮蔽在百米之外
只有香樟树和野草堆砌的绿
割据这幽暗的僻静

此刻,一蓬低矮的红花樺木开了
簇生的细蕊上,有紫红的光泽
在空气里闪耀
像一只硕大的花的眼睛
整片小树林的空寂,轰然瓦解

却也是豪情万丈
胸怀博大,气度不凡
更有穿云破雾的神勇力量
在无声处,你又令
一枚枚绿叶登枝
一片片花瓣怒放
男女老少次第换上春装
旧年秋天南飞的大雁
陆续开启了新一季的归航

春日的阳光洒向大海
便是一片金星闪烁
在浪尖上跳跃
惊诧的辉煌
成了海防战士梦中
追捧的最美童话
耀眼的金质勋章
他入伍后的第一个春天
追求的最美荣光

这个世界
这个春天
有了你明丽炫目的光芒
才显得如此
妩媚、动人、煽情
阳光下,枝头雀跃的飞鸟
叽叽喳喳
为这个美丽的春天
深情歌唱

◎春花

仿佛赶一个大集
争先恐后
奔赴一个繁盛的花市
樱花、牡丹、郁金香……
争相以各种形态和色彩
竞展芳华,夺人眼球

素雅的,娇艳的,
一簇簇,一片片
汇成了花的海洋
空气中到处飘走着
浓郁的花香
无不令人陶醉其间
魂不守舍,找不着方向

一群小蜜蜂
也来凑热闹
飞来飞去,自由自在
在花蕊里寻寻觅觅
挑挑拣拣
在它们眼里
这个春花烂漫的世界
就是它的幸福家园